

目 录

朱德轶事——第一次过宁属	扶 昌 (1)
解放西昌之战	邓邦敏 (4)
统一战线在民族地区的胜利	
——记罗大英起义	胡崇坤 王家国 (15)
一九三五年西昌纪事	赵乐群 (27)
冕宁“抗捐军”中队长陈志喜帮红军过彝区的	
经过	李凯恩 (33)
记护送西干校学生进西康	王政山 (41)
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	史在德整理 (50)
我的革命引路人——丁佑君	瞿绍玉 (72)
丁佑君烈士鼓舞着我不断前进	曾 力 (76)
回忆烈士丁佑君	张子玉 (83)
相识在河西——忆丁君佑烈士	张平轼 (92)
忆丁佑君同志	袁孝传 (97)
吴家沛烈士传略	俞启福 (100)
壮志干革命、献身为人民	
——追忆林开元烈士	林开伦 (108)
李书田先生二三事	朱文彬 (115)
回忆西南干训团	张声溶 (118)
回忆国民党军委会滇西战干团在西昌招生及训	
练情况	徐国珍 (125)

西昌青年文艺研究会·····	韩屏周 (133)
回忆解放前的“中国农民银行西昌办事处” ·····	陆宗祺 (137)
西昌卫生学校创建阶段·····	王家国 (147)
抗日军用飞机迫降冕山始末·····	王秋尘 (155)
日本飞机轰炸小庙机场·····	高履龙 (160)
抗日战争时期迁锅盖梁的广东机修五厂·····	高履龙 (163)
徐耀奎团复灭记——发生在西昌的一次大 屠杀·····	曾云杰口述 张祺整理 (166)
张为珊与蒋介石在日本的婚姻轶事·····	马宣伟 (170)
邛海之滨的蒋介石“特宅”·····	夏学华 (177)
简介西昌行辕的“几个附属机构”·····	刘行方 (179)
西昌土城今记·····	张 镛 (182)
记朱绍良游西昌诗作·····	马宣伟 (187)
对《回忆解放前的西昌民主同盟》一文涉及西 昌地下党的几点订正·····	黄觉庵 (188)
对《回忆解放前的西昌民主同盟》一文中有关 “进修书店”的更正·····	王梓赋 戴剑萍 (194)
就张剑波先生《对“回忆早期西昌地下党的活 动”一文的订正》的订正·····	王 英 (196)
《更名通告》 ·····	政协西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

朱德轶事

——第一次过宁属

扶 昌

一九〇九年少年时代的朱德元帅由四川赴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在讲武堂毕业后，就一直留在滇军中工作。

一九二一年二月军阀唐继尧挑起事端，发动滇军打川军，由于不得人心，群起反对，被赶出昆明，逃往蒙自。朱德出任云南警察厅长。

一九二二年三月，唐卷土重来，朱德等人先被通缉，后遭追捕。三月中旬，金铸九(军长)、唐沸川、谭佑斋、刘晓岚、朱德五人逃离昆明，踏上了返川的旅途。

在荒凉贫瘠的云贵高原上，朱德一行五人，带着六十名卫队，日夜兼程走了五天五夜，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金沙江，到达盐边棉花地(今同德乡)，找到在滇西北专门打富济贫的雷云飞。雷将他们接到乌拉(今务本乡)家中住下，朱德等人将六十名卫队人员和士兵，並长枪六十支，短枪八支，及大黑马一匹，全都交雷云飞收留存放。雷派叔伯兄雷星如(德昌人)带六名贴身精干人员护送他们，渡过了雅砻江，溯安宁河而上，直奔今米易县垭口乡。此时已是阳春三月，安宁河峡谷两岸早已披着绿装，报春的攀枝花开得火红，好象对朱德一行笑脸相迎。脱离了险境的朱德，一路谈笑风生，更使他高

兴的是：垭口有他的讲武堂同学扶世权，多年不见，今天就要相见促膝谈心了。

金色的晚霞染红了山巅，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朱德一行到了垭口，受到扶世权全家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垭口歇息了三日，畅叙离情别意，谈革命与人生。此时正值扶世权家新居落成，临行前，朱德亲自书写对联一副，送给扶的父亲，提款是焕章老伯新居志喜，其联曰：

子瞻却喜文与可

鲁直深知李伯时

朱德走后，枪和马被会理军阀苏海澄勒逼抢去。对联保存到解放初，以后则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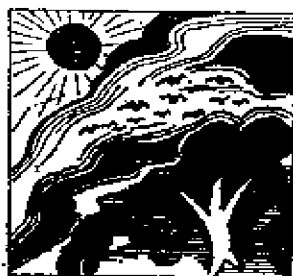
受朱德之邀扶世权一同前往成都谋事。经朱德介绍扶到江油县任典狱官，数年后返乡任总团，抗战胜利前辞职赋闲家居，一九五一年病故。

离开垭口，经桂榜、乐跃，麻栗到马道，翻上瑶山，西昌城在望，雷星如护送任务完成，就此驻脚。护送半月朝夕相处，行程数百里情感逐增，在朱德乐观主义的影响下，雷对朱德非常敬重，依依惜别，互道保重，朱德当即摘下佩戴的一支手枪送给雷星如，雷深表谢意而不受，谓枪乃朱德防身之物，只要枪绳作纪念，朱德将枪绳取下送给雷。并嘱其代为寻找在渡金沙江时失散的刘晓岚，雷允诺告别。后经雷云飞多方打听，刘被一彝族伪营长所掳在押，雷以四千银元赎回，辗转护送回成都。以后雷云飞被人杀害。

解放后雷星如曾给朱德写信。朱德有回信，写给当地人民政府。信中指出：雷星如护送我一事属实，请当地政府照顾。以后雷星如被选为德昌县人民代表。一九五五年病故。

朱德一行到西昌后，找到川边军驻西昌的旅长孙养斋，由孙派人护送经富林到乐山，五月抵南溪。

这就是朱德由滇返川第一次过宁属。第二次当然是长征的时候了。



解放西昌之战

邓邦敏

西昌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我人民革命力量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股反革命军事实力的一次大的战役；是粉碎蒋介石在西昌建立所谓“大陆反共复国基地”、“以西昌为军事大本营，指挥西南和全国”，对我进行颠覆和破坏的反革命阴谋，也是解放西昌地区各族人民，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

西昌地区解放前简称“宁属”，隶属原西康省。该地区位于四川西南部是川滇交通要道，南邻金沙江河谷，北倚大渡河天险，东部大小凉山耸立，西部雅砻江由北到南，回环纵贯。境内山高谷深，丛莽林密，地形复杂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封建势力和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势力根深蒂固。蒋介石对西昌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极为看重，早有图谋，曾亲自到西昌勘察，进行反革命军事部署。一九四九年底，我军胜利地结束了历时五十七天的西南战役，先后消灭了宋希濂、罗广文、白崇禧集团。十二月九日，云南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川康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联名通电起义。二十七日，我军解放成都，蒋介石在大陆赖以挣扎的最后一股主要力量——胡宗南集团，被我第二野战军十八兵团大部歼灭在成都、新津地区，残敌乘隙逃往西昌。为挽救在大陆的彻底

覆没，蒋介石视西昌为救命稻草，在逃往台湾前，于十二月十二日再次飞到西昌，亲自选定这个地区为“大陆反共复国基地”。随后命令已经窜逃到海南的胡宗南，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从海南岛的海口飞抵西昌，指挥西昌的残部。并于二十九日从台湾发来急电令，授予胡宗南：“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收拾川西脱围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的两大任务。妄图实现他在西昌建立“大陆反共复国基地”进而卷土重来的梦想。根据蒋介石这一企图，胡宗南到西昌后，立即整顿恢复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搜罗第一、三军、第二十七、六十九、一二二、一二四军等残部，纠集国民党西昌警备总司令兼西康省临时政府主席贺国光部，共计一万二千余人。加紧进行组织整顿。以一二四、一二二军残部为骨干，搜罗流窜到西昌的散兵、游勇、警察、宪兵、特务，新编了一个师，由军长顾介侯统领，号称“华南纵队”。又将空运来的一个警卫营迅速扩编为“国防部警卫团”，同时还组建了所谓“边务委员会”，拼凑了“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二、三纵队，并在各地成立了十个分区，叫嚣要组织十万“子弟兵”。在战略部署上，以其第三军三三五师王伯华，第五兵团司令兼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及三一〇师田中田等残部，共计二千余人，在泸定，汉源一带设防，控制乐西、川滇公路枢纽——富林，阻我南进。在南面金沙江沿岸的会理，宁南和西昌东部的昭觉一线分布了顾介侯带领的整编师四个团八百余人，第二军七十六师张桐森两个团部七百余及二十七军刘孟廉一部，纠集会理地区的金沙江中游守备司令苏绍章，普威分区司令吉绍虞，德昌分区司令张汉璧，宁南分区司令邓海泉，盐边

分区司令葛绍武和盐源分区司令张玉林等地方武装，沿江设防，企图阻我北进，以控制南逃退路。在西昌周围则聚集了贺国光部警卫团，独立一师朱光祖带领的国防部警卫团，第二十七军刘孟廉大部，宁属靖边部司令邓德亮等部，共计五千七百余人，妄图以西昌为中心，倚仗复杂地势作屏障，负隅顽抗。一九五〇年三月初，蒋介石又令其参谋长顾祝同、空军司令王叔铭和蒋经国等飞抵西昌，召集胡宗南、贺国光等在城郊新村召开了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最高军事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固守西昌、保卫西南”的阴谋。会后，胡宗南、贺国光加紧活动，大肆封官晋职，接连委任了会理的苏绍章，盐源的张玉林，盐边的葛绍武等为司令。重金收买反动头人，拢络地痞流氓，培训特务骨干，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扬言要“固守西昌，保卫西南”，反动气焰一时甚嚣尘上，大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

为彻底消灭胡、贺残部，拔掉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摧毁西南股匪的依托，解放西康各族人民，开辟进入西藏的道路，实现全国大陆彻底解放。成都战役后，我六十二军奉命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广汉、成都出发，向西康进军，于二月一日解放西康省省会雅安，建立了西康军区。西康北部进军顺利实现，为西昌战役打开了通路，创造了条件，我西南军区决定立即组织西昌战役。以我西康军区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为主攻。自四川温江经富林，由北南进，正面向西昌发起攻击；以我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四十三师一部，十四军一一九、一二四两个团及桂滇黔边纵部队第七支队三十四、三十五团为南路军、由滇北、滇西北分路，堵截敌南逃，协同我北路军将敌围歼于西昌。一九五

○年三月十二日，我南北两路大军同时向西昌进军，发动了西昌战役。

北路，我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奉命于三月十二日，分左、中、右三路从温江出发，向西昌开进。左路由副师长陈捷弟率领五五〇团经峨边，翻越大相岭，到越西海棠，以截断北部敌人南逃之路，协助我主力渡过大渡河，将敌歼灭于外围。中路由师长林彬率领师指挥所及五五二团为主力，沿乐西公路经蓑衣岭、富林、大渡河，从正面进攻，突破后，再经越西过小相岭向西昌进击。右路由政委梁文英率领五五一团走雅富大道，经荣经、大相岭、汉源、过大渡河，铁索桥。配合主力歼敌于预设地域，然后经石棉直下冕宁、西昌。三月十二日，中路我五五二团进入峨边县金口河，与敌三三五警戒部队接触，敌节节抵抗，一连败退。敌在逃窜途中沿途破坏道路，企图在黄木厂、马关固守，以阻我前进，掩护其主力南逃。我五五二团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越过峰峦起伏，白雪覆盖，高达三千多米的蓑衣岭，一连攻克黄木厂，马烈关，于二十二日靠进大渡河北岸，二十三日攻占富林，先后歼敌三三五师一个营及宁雅联防司令羊仁安一部。大部敌人渡过大渡河逃窜。

大渡河宽三百余米，水深流急，加上连日阴雨，河水猛涨，浪涛翻滚，渡河非常困难。敌在逃跑前，烧毁沿河附近所有船只，赶走群众，妄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扼守大树堡，与我隔河对峙，苟延残喘。二十四日，我五五二团在当地群众援助下，组织强渡大渡河。我五连四班从上游找来唯一的一条旧木船和一名船工。五班奉命冒着对岸敌人两个排的密集炮火，强渡大渡河。为了缩小目标，减少伤亡，在离岸四

十米处，战士们纷纷跳入水中，边射击边前进。在我猛烈炮火攻击下，敌如惊弓之鸟，纷纷溃逃，五班的勇士们很快抢渡上岸，迅速攻占了滩头阵地，控制住制高点，掩护主力顺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与此同时，右路我五五一团也于二十三日解放汉源，乘胜直下。左路我五五〇团行至吃阿尔坡山时，因积雪深厚掩埋道路，再加羊村河，牛日河桥被敌破坏，难于疾进。敌即乘我主力抢渡大渡河之机南逃。

敌北部重点防线被我一举突破后，我一八四师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追踪逃敌，迅速进入彝区，走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为消除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彝区造成的民族隔阂，消除胡宗南、贺国光蓄意造谣、挑唆，在彝胞中造成的对我军误解，取得广大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援助，顺利通过彝区，按照上级意图迅速完成对西昌守敌的包围。我一八四师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组织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对部队进行普遍教育，强调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并通过通司向彝民宣传“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部队”。“彝族汉族是一家，汉民彝民是兄弟”。在行进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开展济贫救贫，为彝民治病，送粮、送盐、送衣等活动，从而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彝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部队刚进入彝区时，不少彝民一见就跑。个别地区还发生开枪射击，阻我前进的事件。到后来，彝族群众不仅主动接近我军，送回掉队人员和物品，而且还主动为我军引路。在各族群众的帮助下，我一八四师顺利通过彝区。三月二十六日，先头部队分别挺进越西及冕宁县境内。一连解放了荣经、汉源、越西等县城和富林、石棉、金口河等

重镇，实现了北部对敌的包围。

南路，我四兵团决定以十五军四十四师为右翼，经巧家、会理北上西昌，以十四军一一九，一二四团和桂滇黔边纵第七支队的三十四、三十五团为左翼，从西南而向西昌进击。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左右翼部队同时向西昌北上。左翼，我十四军一一九团由云南禄丰经元谋、永仁，北渡金沙江于三月二十一日进占盐边；一二四团及桂滇黔边纵部队分别由云南宾川、永胜过金沙江直插盐源。右翼我十五军四十四师由云南曲靖地区开进，中途兵分两路，一三〇团西进龙街，一三一、一三二团北上巧家。二十日，西路一三〇团到达战役集结地龙街与中共西昌地下党领导的金江二支队会合，二十一日向金沙江守敌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所谓天险防线，歼灭江岸守敌第二十七军一部。继而一鼓作气向会理迂回前进。经两夜一昼急行军，翻越马越山、马头山，穿过茂密的森林，于二十三日上午突袭攻占会理西郊西来寺高地，乘势突破攻入会理城，歼敌顾介侯，苏绍章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苏、顾率残部向西溃逃。会理解放后，我一三〇团乘胜挺进，先头部队于二十六日拂晓抵德昌。一三一、一三二团经东川北上，于三月十七日到达会泽县白雾镇与我金江一支队会合。在金江一支队的带领下，迅速于十九日到达战役集结地巧家，二十一日夜，分别由华弹、巧家等地突破敌江岸防线。过江后，一三一团从热水塘、大章、华弹等地直插支路沟。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下，一三一团昼夜兼程，翻越坡陡路滑的六十黄土岭，战胜了一切困难，迅速于二十三日攻占宁南县城，守敌朱光祖、祝耀宗、张桐森等残部向西、向北仓皇溃逃，西逃之敌

约一个团，被我一三〇团后续部队于二十八日消灭于会理东郊；北逃之敌由张桐森、朱光祖率领，经普格分别向德昌西南和西昌东南窜逃。我一三一团乘胜追击，向西昌疾进。在我一三一团攻占宁南的同时，我一三二团由正面前进，越过火焰山，于凤山歼敌七十六师张桐森一个团大部，二十四日顺利突破敌最后一道重点防线——白水河天险，二十六日到达大菁梁子，击溃敌人伏击，于当晚抵达西昌附近的大石板 and 川兴堡。至此，南路我左右翼部队迅速截断了敌人南逃西昌的退路，势逼西昌。

我南北大军分头并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了对西昌之敌的南北合围。胡、贺残部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节节龟缩。西昌城陷于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行将覆灭之时，胡宗南、贺国光等撤下残兵败将，于三月二十六日晚九时许，乘两架飞机仓皇向海南岛海口逃窜。二十七日晨，在我北路大军的有力配合下，南路我四十四师一三二团抢占了敌小庙飞机场，一举突入西昌城，残敌向西昌附近山地四散流窜，西昌宣告解放。

为彻底消灭残敌，我南北大军相互配合，立即在西昌外围展开清剿。北逃之敌，胡宗南部参谋长罗烈带领的西昌残敌逃窜至冕宁县冕山乡（今属喜德县）后，与北路受我一八四师追击南逃的敌三三五师和六十九军残部会合，一起向甘相营转移。企图依托邓德亮的地方势力对我开展游击袭扰活动。我四十四师一三二团一鼓作气，北进追击，先头部队于二十七日午夜与我北中路军一八四师五五二团在冕山会师，旋即协同追击逃敌至甘相营鸡窑沟，于三十一日夜发起总攻击，经一夜激战，全歼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国防部警卫团。敌宁雅联防

司令羊仁安，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三三五师王伯华等残部向越西逃窜，企图转入我外线活动，被我北左路五五〇团堵截在小相岭附近地区。在当地彝族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歼灭逃敌。鸡窑沟和小相岭战斗，共计毙伤俘敌四千余人。向东逃窜之敌西昌警备部邱纯川团，被与我地下组织建立联系的彝族上层人士罗大英等诱进西昌东北红毛区山地全歼，邱被当场击毙。独立一师朱光祖一部残敌企图经大兴场向昭觉逃窜，也被我教育争取的马格尔彝族武装和彝族群众歼灭于解放沟一带。向会理溃逃的敌七十六师三二八团孙道源残部五百余人，企图西渡雅砻江，过盐边，向滇边境流窜，被我四十四师一部和一八四师五五〇团二连追击至普威附近招降。盘踞在东郊昭觉之敌，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岭光电残部三百余人，也在我强大力量的威慑下，全部缴械投诚。最后一股逃敌，一二四军顾介侯，七十六师张桐森残部共计二千余人，乘我南左翼部队北上盐边、盐源的空隙，西渡雅砻江，向滇西地区逃窜。为歼灭该敌，不使逃往国外，我南左翼部队一一九团一营即对敌寻踪追击。于四月三日到达棉花地（今米易县三堆子，牛平子一带）时，得悉敌已分两股南逃。一股由一二四军军长顾介侯率一千多人，于三月三十一日到金沙江北岸的大新庄（今攀枝花市），四月一日上午七时即全部由丙南渡、排家渡过江南逃；另一股约五百余人，由七十六师师长张桐森率领，于四月三日由腊乌渡过金沙江南窜。我军日夜兼程，跟踪追击，经过八昼夜急行军，爬过十一座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艰苦疾进，战胜了种种困难，终于在四月七晨，在云南省鹤庆以东的姜营街、盐丰西北的平川街两地区追上逃敌。我军当即左右迂回，正面突击，展开战斗，将该敌全部

歼灭。生俘敌军长顾介侯，敌军参谋长陈文亮，敌师长高惠民，敌师参谋长张燥章以下一千六百二十余人。

在我主力部队追击围歼逃敌的同时，北部我友邻部队协同配合，我一八五师五五五团、五五三团分别于三月十九日、二十四日进驻芦山和农场地区，一八六师五五六团于二十二、二十四日，分别攻克泸定桥和康定，歼敌三一〇师田中田部大部。为我主力肃清了外围。与此同时，我北路军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三月二十三日攻克汉源后，继经农场直下，于二十八日攻破冕宁县城，歼敌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一团三连及三三五师溃逃的部份散兵，俘一百余人。南路我左翼军十四军一二四团及桂滇黔边纵部队于四月一日攻克盐源。盐边分区司令葛绍武在我军事压力与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宣布投诚。桂滇黔边纵部队接受了四个大队及一个区队敌军的投降。一一九团收缴了四个基干大队的武装，共歼敌二千四百余人。东部参加此战役的川南我雷马支队，于三月二十九日占领屏山，并继续推进至屏山以西。在金沙江南岸云南永善的我十五军四十三师一二九团一个营也于三月二十九日攻占雷波。至此，西昌之敌一举被歼灭，西昌全境宣告解放。

西昌战役自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七日，经过二十五天的勇猛追击，有力堵截，坚决围歼，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批正规军的残部，取得了全胜。解放了原西康省的康定、泸定、荣经、汉源、越西、冕宁、西昌、德昌、会理、盐边、盐源、普格、宁南、昭觉，四川省的峨边、雷波、屏山以及云南省华坪、永仁、会泽、巧家等二十一座县城。共歼敌一万零二百九十余，其中毙伤敌五兵团司令兼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副军长鲁孟林，游击司令罗子

州，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唐式遵等以下二千六百余人；俘敌宁雅联防司令“新编”十一军军长羊仁安，副司令王炳炎，行辕副参谋长沈策，一二四军军长顾介侯，参谋长陈文光、师长高惠民，独立一师师长朱光祖，三三五师师长王伯华，国民党绥署干训团中将特派员、政治主任周仕冕，少将高参杨荫环，少将政工处长蓝蒿岩等以下五千一百余名。争取敌二十七军副军长岭光电、宁属靖边部司令部副司令孙子文等部二千五百余名向我投诚。缴获八二迫击炮三十五门，山炮一门，火箭筒二具，轻重机枪二百七十挺，长短枪三千八百多支，战马三百四十四匹，汽车十一辆，飞机三架。

西昌战役战线长达二千多里，纵跨三省，辐射四十多个县，是在补给和运输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我军正确地执行了上级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协同作战，紧密配合，把坚决的军事打击和强有力的政治瓦解结合起来，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彝族同胞的大力支持。我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畏艰苦，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翻越高达三千多米的雪山，跋涉悬崖险河，穿越丛莽深谷，忍饥饿，战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兼程，神速进军，敌未及展开，就被我合围歼敌，使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谱写了一曲光辉的战歌。

西昌战役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取得全胜，一是中央和军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二是西南军区和西康军区部署指挥坚强有力；三是我参战各部队密切配合，发扬了英勇顽强，奋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四是中共西昌地下党组织和西

昌地区各族人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迎接解放，西昌地下党长期积蓄力量，发展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武装，在边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领导和发动了四九年十二月会东大桥和五〇年元月会理河口农民暴动，创建了人民革命武装“宁属人民军金沙江支队”，打击和牵制敌人。并在少数民族中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对其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彝族上层人士弃暗投明。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中进行策反工作，策动了冕宁的李三科连，普格的钟晓寒中队，德昌的龙必达连及一些地方武装起义，分化和瓦解了反动势力。同时还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鼓舞人民斗志，组织护厂、护仓、护校迎接西昌的解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行动，为战役取得全胜创造了条件。在西昌地下党的领导下，西昌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我军，送粮、送信、引路，抢救伤员。并积极参战，为解放西昌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

西昌战役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在中国西北盘踞二十年之久的胡宗南军事集团残余力量，摧毁了蒋介石在西昌苦心经营多年的反动势力，彻底破灭了他妄想在西昌建立“大陆反共复国基地”，负隅顽抗的幻梦，解放了西昌各族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西昌，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为开辟凉山工作，实现凉山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飞跃，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物质上打下了基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为进军西藏赢得了时间，腾出了力量。因此西昌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统一战线在民族地区的胜利

——记罗大英起义

胡崇绅 王家国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当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军队就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我党中央依靠自己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地武装游击队，不断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人民革命事业，同时制订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族各界各阶层的革命力量，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并使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二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直到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取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原宁属靖边司令部彝务三团团长、宁属屯垦委员会彝务指挥官、彝族上层人士罗大英先生，在解放西昌的战役中，慨然率部起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盘踞西昌妄图负隅顽抗的胡宗南、贺国光残部，便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的一例体现。

一、罗大英及其主要亲属

罗大英先生，又名罗正清（1904——1968），彝族，彝名拉支打衣，原西昌县洪马乡立脚村人（解放后，1953年洪马区划归喜德县）。解放前，历任国民革命军廿四军刘元璋部